

本土文本



香香的旅程

(小说)

□张剑彬



绘图瞿溢

“哐”，农用车打了个嗝似的，轰鸣着向前出发了。香香松了一口气，她听见自己的心“扑通”一声，从嗓子眼那儿掉进了胸膛里，就像秋天熟透的木瓜掉进池塘里一样。终于能回家啦。她把两只小羊朝胸前搂了搂，两只小羊也用湿润温暖的舌头舔了舔她的脸蛋，舔得她的心里仿佛升起了一只小火炉。她算计着，来时坐火车花了一天一夜，回去的话，就算农用车的速度比火车慢，花上两天一夜总可以了吧？也就是说，再过上两天一夜，就可以把这两只小羊带回莲花岭啦，虽然比预计的时间晚了一天，但也刚好可以赶上妈妈的生日。当然，前提是这辆农用车要一直不停地开下去，要是它撂了挑子，或是半途让她下车，那就只有天晓得何日才能到家了。

在那个离家两千里的特种羊培育基地，当那个给她抓羊的阿姨告诉她，旅客列车和长途汽车不允许携带牲畜时，她当时就傻了眼。这一点她可没有想到过。这可怎么办？两千里的路程，总不能抱着两头小羊走回去吧？直到这辆散发着一股柴油味的农用车启程时，香香都没有弄清，这辆车怎么会突然开到自己面前。要是在以前，她是绝不会坐上陌生人的车的。打小爸爸妈妈常用来说吓唬她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再不听话，就让野人把你带走！”爸爸妈妈所说的野人，指的就是一切陌生人。等到她开始到离家十里的莲子坡上小学，爸爸妈妈又严厉叮嘱她，碰到野人搭讪，不要理他，当心把你带走卖给人家当媳妇儿。她当然知道，爸爸妈妈之所以这样叮嘱她，是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在离家几千里外的大城市打工，最担心的就是家中人有什么闪失。

可是现在，她却乖乖地坐上了这位跟爸爸差不多年纪的陌生男子的车。她只记得自己搂着两头刚买到手的小羊，无助地蜷缩在那个特种羊培育基地大门外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她的面前很快围了一群人，有来买羊的乡下人，也有几个带着孩子来基地观羊的城里人。其中有个城里女孩跟她差不多年纪，穿着一件漂亮的粉红色羽绒服，拿着一只同样漂亮的手机冲着她拍照。那情形，就跟有回赶集时大伙儿看猴一样。香香委屈得直想哭，但是心里有个声音在叫着，不哭，用从小妈妈教训她的话说，会哭的孩子没出息。

</div